
September 2017

Mimetic Violence and the Issue of the Othe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René Girard

Xue Li

Xiao B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Xue, and Xiao Bi. 2017. "Mimetic Violence and the Issue of the Othe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René Girard."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4): pp.143-15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4/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摹仿的暴力与他者问题

——勒内·基拉尔新解

李 雪 毕 晓

摘 要: 法国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通过一些经典的文学文本对人类的欲望进行分析,总结出了“摹仿的欲望”学说:一个人的欲望作为欲望的主体,通常总是要摹仿欲望介体的相似的欲望。基拉尔将这一类欲望模式分为“内中介”与“外中介”两部分,并得出了“内中介”的摹仿机制因为欲望主体与欲望介体的竞争而必然会导致暴力的结论。本文参考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指出“外中介”的摹仿机制所产生的现代神话同样会导致暴力。基拉尔的理论涉及到经典的“他者问题”,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故而将巴赫金与基拉尔隐秘的对话关系揭示了出来。一方面,巴赫金在“自我与他者关系”这一问题上的努力,指出了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性,这能够处理“内中介”的摹仿机制导致的暴力;另一方面,在“巴赫金主义”的视角下对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进行阐发,也能够某种程度上消除“外中介”的摹仿机制导致的暴力。

关键词: 摹仿的欲望; 暴力; 他者; 巴赫金

作者简介: 李雪,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研究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与艺术史、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电子邮箱:lx_199137@126.com

毕晓,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思想史的跨学科研究。电子邮箱:bb_90@126.com

Title: Mimetic Violence and the Issue of the Othe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René Girard

Abstract: In his study of some literary canons, René Girard, a French literary critic and anthropologist, analyzes human desire and sums up the theory of mimetic desire, which means that a person's desire, as the desire of the subject, always imitates the similar desire that belongs to the mediator of the desire. Girard distinguishes the modes of mimetic desire into two types, the external mediation and the internal mediation, and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internal mediation would inevitably lead to violence due to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mediator. Referring to Roland Barthes's mythologies, this article indicates that the modern myth generated by the external mediation can similarly cause violence. Girard's theory concerns the classic issue of the other, so that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hidden dia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Girard and Bakhtin. On the one hand, Bakhtin's effort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elf and the other"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dialogue and empathy, which can deal with the violence produced by the internal medi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violence of the external mediation can be eliminated in a way by using Isaiah Berlin's pluralism under the Bakhtinian view.

Keywords: mimetic desire; violence; the other; Bakhtin

Author: Li Xue is a Ph. D. stud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art history, as well as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mail: lx_199137@126.com

Bi Xiao is a Ph. D. student of Si-M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Email: bb_90@126.com

一、“三角形”的摹仿欲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中篇小说《永远的丈夫》向读者描述了这样一对特别的情敌：男主角韦利恰尼诺夫年轻时风流倜傥，曾给可怜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特鲁索茨基戴过绿帽子。时过境迁，特鲁索茨基在妻子已经去世的情况下频繁地出现在韦利恰尼诺夫的生活中，但是他不是去找情敌决斗，反而对他事事殷勤，让韦利恰尼诺夫既惶恐又迷惑。两人之间的关系与人们所设想的简单的情敌关系绝不一致，却又仿佛隐隐之中合乎情理。陀氏在这里十分精辟地点出了特鲁索茨基对韦利恰尼诺夫的奇怪感情：这种感情不是同性恋，它由两个男人对已经去世的一个女人的感情所维系，但是，如果说特鲁索茨基对妻子一往情深，不如说他是在韦利恰尼诺夫身上寻找他对妻子的爱情。在这段三角关系里，女人隐藏在事件的背景中，两个男人之间却仿佛有说不尽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 533—720）。

上文所叙述的欲望模式在法国人类学家勒内·基拉尔的理论体系中有过系统与详细的阐述。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一书中，也详细分析了《堂吉诃德》《追忆逝水年华》《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群魔》等多篇小说的文本，并从中归纳出了人类欲望的一种普遍的境况，那就是欲望的擅长摹仿的特质。在古往今来的众多对各类欲望的解读中，“欲望始终是自发的，始终能够用联结主体和客体的一条简单的直线来说明”（基拉尔，“浪漫”2）。但是，在基拉尔的理论中，欲望的图像会呈现为一个三角形，在欲望主体与被欲望主体所追求的欲望客体之间还会出现一个欲望介体。多数情况下，欲望主体的欲望反而会被投射在介体之上，而不是直接诉诸欲望客体。堂吉诃德对骑士精神与自由美好的向往，多半受到骑士小说主人公阿马迪斯的影响，阿马迪斯对骑士精神的追求感染了堂吉诃德，他作为欲望的介体，从而受到欲望主体堂吉诃德的摹仿。塞万提斯对欲望的摹仿性质的深刻省察使得基拉尔对堂吉诃德的人物解析始终带有既欣赏又讽刺的陌生化态度，而非单纯像一般的浪漫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仅仅是对堂吉诃德风车之战的赞扬和对美好自由的精神的向往。介体的出现保证了欲望

的稳固，证明了主体的欲望的合理性。更进一步讲，欲望主体之所以会将欲望投射到介体身上，是因为介体提供了将欲望客体具象化的可能性，从而将经验的血肉充盈理念的骨架，把理念拉进日常的时空中。这使得欲望主体在行动时有了一个参照目标，于是他更加亦步亦趋地摹仿这个介体；另一方面，亦使欲望主体更加确认，他对欲望客体的追求是有可能成功的，因为在经验维度中已经有欲望客体的具体呈现了。如此，欲望主体通过欲望介体对欲望客体进行了主观层面的塑形和确认。试想，如果堂吉诃德不知道阿马迪斯这个人物，只知道“骑士精神”这一概念，任他怎样冥思苦想，恐怕也不会生出对骑士生活的熊熊热情来。欲望介体在这个三角模式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并且，欲望的摹仿机制并非是静态的，而是不断移位的、动态的。虽然阿马迪斯是骑士小说中始终不变的角色，但堂吉诃德却处于频繁的活动中，以他自己对欲望介体阿马迪斯的理解，而不断地调整自己追求欲望客体的行动。而当欲望介体也是一个能够独立行动的主体之时，“介体也觊觎或者可能觊觎客体。惟其如此，不论介体的欲望是现实的还是假设的，都使得客体在主体眼里身价倍增。中介的存在造成了完全等同于介体欲望的第二欲望，就是说，有两个相互竞争的欲望”（基拉尔，“浪漫”6）。欲望的竞争欲望主体因而将“身价倍增”的欲望介体进行了神化，同时这种神化中又暗含着可能会败给欲望介体的恐惧和焦虑。这也就足以说明《永恒的丈夫》中特鲁索茨基对情敌韦利恰尼诺夫的奇异情感，韦利恰尼诺夫既是他的欲望介体，也是他的竞争对象，那种既敌对又亲密的感情在陀氏的笔下被刻画得入木三分。由此，欲望主体与欲望介体之间的竞争使得这种关系的动态特质被展现了出来。

基拉尔将对人类直线式欲望的一厢情愿称为“浪漫的谎言”，将塞万提斯等一众优秀小说家对摹仿的欲望的透辟揭示称为“小说的真实”，足以让我们看出基拉尔的立场。三角形欲望的存在是真实可信的，而直线欲望只是一种对自我和他者的欺骗。欲望的摹仿机制中，欲望主体需要通过欲望介体，走过一个三角形的偏斜路线方能与欲望客体有所联系，这种图像式的关系是“偏斜超验”，它是欲望的普遍境况；而摒弃了欲望介体，

而对欲望客体的直线式体认,是“垂直超验”,它可遇而不可求。这让我们想起拉康对人类欲望的著名解析,即欲望为他者、为想象界、象征界和凝视所共同塑形和折射,而“垂直超验”,更像是实在界的穿刺和召唤。而且,基拉尔“摹仿的欲望”理论虽来自于文学批评,却对社会学、政治学和思想史领域进行了独特的洞察,其中最为主要的部分之一,是对产生某些“暴力”根源的挖掘。欲望的摹仿不仅使得人类思想变得复杂难解,更在实践层面上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产生摩擦与暴力。

二、“内中介”摹仿机制：“双重束缚”与暴力

在欲望的偏斜超验中,如果欲望主体与欲望介体的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相隔甚远,那么这种欲望中介就是“外中介”;如果二者相隔较近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交集,这种中介就被称为“内中介”。在外中介模式中,欲望介体由于与欲望主体的时空距离的遥远而无法对主体的欲望造成任何明显的阻碍,欲望主体对欲望客体的摹仿可以光明正大地进行,如同堂吉珂德对阿马迪斯的摹仿;而在内中介模式中,欲望介体与欲望主体彼此十分接近,而且介体同样对客体有着相似的欲望,那么介体的存在就对主体构成了具有相当威胁性的阻碍,而在一些情况下,主体相对于介体,同样是通向欲望客体的竞争对手。这时,这种双重的竞争关系就很容易导致主体与介体之间的敌对情绪,基拉尔形容这种关系为“双重束缚”。

内中介的欲望模式,更容易导致欲望主体与欲望介体之间的竞争,“介体越近,他所引起的敬畏就越会让位于仇恨和竞争。激情不再是永恒的”(基拉尔,“双重”17)。《双重束缚》的译者陈明珠也曾指出过,在暗含敌对、竞争和冲突的内中介模式中,会滋生种种为掩饰这种隐秘的欲望而采用的策略,会造成很多扭曲的情感和精神状态(陈明珠,“摹仿的迷误”122)。这种精神上的晦暗自古有之,而基拉尔将之普遍出现的状况与启蒙时代的来临和上帝之城的失落联系在了一起。正如基拉尔所言,“否定上帝并不取消超验,而是把超验从彼岸导向此岸”(基拉尔,“浪漫”55)。人们发现上帝的面孔在逐渐隐去,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人的意志,对上帝的崇拜和对彼岸

的欲望,因而也转变为了对此岸的、身边的人所欲求之物的欲望。“每个人对于自我神圣化的努力,最终都变为了对他人的神圣化,因为只有他者的认同才能真正保证自我的神圣地位。然而,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崇拜’必然会导致竞争与敌意”(Palaver 144)。因此,神圣真理的毁灭之路,也是众多被摹仿的欲望介体变异为障碍者的过程,在这种境况下,每个人对身边的人进行摹仿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了。在这里,主体即把介体当作了可以崇拜的对象,也将其当作了竞争的对手和通往神圣的、被摹仿的客体的阻碍。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这种竞争和敌对就会升级为一种暴力。拉康将主体实际所处的境况与他想象中的构形之间的差别比喻为一个裂隙,镜子作为裂隙中的一个装置,向个体展示了他者的欲望。“在这里,自然的个体是被无视的,[……]只有当他者的欲望和劳动作为中介时,人类的欲望才有可能被满足”(Lacan 98)。“在现代社会‘被解放了的’人的身上,这一破裂揭示了他身上直接通向他存在的深渊的可怖的裂隙”(Lacan 101)。

上述的裂隙在基拉尔的理论文本中亦有类似的表述,它展现的是这样一幅世界图景:“现代人极端的谦卑和所有时代中最强烈的傲慢奇怪地交织在一起。因为我们发现了那些塑造我们命运的未知力量,它们至少应该部分受我们控制。每一种新的发现都给予我们控制周围环境和周围人的新的力量。[……]并没有统一的人类意志这回事。人们并不比过去更能控制他们自己间的关系”(基拉尔,“双重”180)。

摹仿激发了人的欲望以及主体与介体间的竞争,由此,基拉尔鞭辟入里地批判了内中介摹仿机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然而,他的这一思虑并不周全。虽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启蒙时代以降的病态特征,却将思维过分聚焦于内中介摹仿机制的竞争之上,从而忽略了外中介的摹仿机制也可能带来的暴力。

三、“外中介”摹仿机制：现代神话与暴力

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人为了更好地自我崇拜,[……]以进步的神话代替旧的神话,进步的神话就是说一种现代固有的、无限优越的神话,一个以本身的方法渐渐自我解救和自我神圣化的

人类的神话”(基拉尔,《替罪羊》256)。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定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关系十分暧昧。“主体哲学思想在无意识层面上不断摇摆,不是倾向于努力把自在之物改造成自为之物,就是倾向于承认在一个摆脱了自我意识的透明性的模糊背景”(哈贝马斯 349),人类无法在没有中介之物的情况下直接欲求主体性,人的孱弱注定了绝对的虚无会刺瞎他们的双眼。为了消除随之产生的精神紧张,他们只能将一系列的“绝对精神”“权力意志”“存在”等作为对神圣天国的欲望中介,人类的困境恰如尼采所注视着的深渊,而这深渊也时时刻刻伴随在主体意识已经觉醒的人类身旁。《群魔》中基里洛夫的自杀也正是来自这种被深渊所凝视之时不由自主的虚妄。此时,人类对不朽的渴望也是一个欲望三角,由于神祇与人类距离的遥远,这种欲望机制属于外中介,我们亦可因为它对神祇的摹仿而将之称为“现代神话”,就像以赛亚·伯林指出过的,“重返狄奥尼索斯或奥丁神是荒谬的。因此我们必须拥有现代神话,既然我们没有现代神话——因为科学已经杀死了它们,或者至少可以说,科学已经杀死破坏了神话存在的氛围,我们就必须把它们创造出来”(伯林 122)。但是,这已经不是人人都得以进入教堂对之进行的祷告的唯一的神,现代神话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拥有无限多的外在形式,也就是说,有无数的现代神存在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内中介摹仿机制与外中介摹仿机制共同统摄着人们的肉体与精神。

那么,现代神话又是如何在社会中得以运行的?它的有效性标准又是如何获得的?我们借助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可以详细阐述这种现代神话。巴特指出,神话机制是一个符号系统,在这里,能指和所指共同构成一个符号,然而,这个能指并不是空洞的,而是本身作为一个符号存在,它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构成。所谓神话修辞,即神话将原来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转换成另一个能指,与修辞的制造者想要传递的意义(所指)构成一个新的符号,这个新的符号就是“神话”。譬如说,一个黑人士兵对着法国国旗敬礼,我们从中能读出的是法兰西的帝国性,即每一个人不论肤色、不论种族都是法兰西的儿子。然而黑人士兵不是单纯的能指,而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背后所隐藏的是法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侵略和劳动力掠夺(巴特 177)。如果没有很好的

读解这种修辞的能力,便很容易忽视这个符号的深意,如此一来“神话”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如果我们将巴特与基拉尔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隐秘关联。人人都拥有各自的外中介,这亦会形成一种竞争,与内中介引起的竞争不同的是,这种外中介之间的竞争显然更加光明正大。为了壮大自身的势力,增强自身的可信度,在不断与其他的欲望竞争的情况下,欲望主体为了隐藏自身的摹仿,它便把欲望的三角这一层涵义转换成了一种自发的、线性的欲望,变成好像是主体对客体直接的欲望,这与巴特的神话修辞术就有了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为“欲望的神话”。这种神话在我们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中出现过多次:一个人向往自由、向往个体绝对的自主性,但实际上他是在有意或无意摹仿独裁者,并依靠高超的神话修辞术的技巧,把独裁者在获得权力过程中的种种勾心斗角与权术手段隐藏了,使他自己的追求变得更具有合理性也更具有煽动性,进而,为了一些世俗的利益,诸如政治利益、权力斗争等等,欲望主体会将这种颇具合理性的说辞会上升为一种颇具煽动性的说辞,以聚集自己的信众,或者以哲学之名,或者以政治之名。“神话的意义在于将由历史决定的结果转变为自然而然的現象的能力”(Tager 632)。“统治阶级通过神话净化其历史和动机,这同样也能让附属于自己的人民去服从和接受(即使只是替代性的)现状”(Tager 632)。这些神话可以借助罗兰·巴特的方法被粗略地分为两类:左翼神话与右翼神话。“左翼总是确定自身与被压迫者,不论生产者还是被殖民者有关系。不过,被压迫者的言说方式只能是枯燥、单调、直露的[……]左翼神话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一种人为的神话,重建的神话:因而是笨拙的,存在缺陷的”(巴特 208);而右翼明显是神话产生的丰富土壤,“压迫者拥有一切,其言说方式多种多样,随物赋形,拥有一切可能程度的尊严:它具有释言之言的独占权”(巴特 209)。右翼神话“把这世界固定为可以永远拥有的对象,对所有物进行分类整理,对其作防腐处理,使之永久保存,向现实注入纯化的本质,使其停止转变,阻止它逃向另外的存在形式,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才能完好无损”(巴特 214)。左翼神话的颠覆性和右翼神话的保守性一览无余。

掌握着现代神话的建立机制的人,利用神话修辞术的一系列技巧——类宗教的煽动性、演说

的措辞——将他们想要赋予其神性的事物变形而笼罩上一层蛊惑人心的光晕,从而一步步地招揽自己的信徒,一步步地获取权力,在竞争中变为强者,压制其余种类的“偏斜超验”。当某个群体的欲望压迫其他群体的欲望、此方的“偏斜超验”想要取代彼方的“偏斜超验”的机制出现时,群体间将为了各自的“偏斜超验”发生争执,而当这种争执从思想层面落到行动层面上时,为了让固执的他人承认自己的“偏斜超验”,必然就要借助暴力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噩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的末日预言——人们将为了各自的上帝而争得头破血流,而暴力的制造者、神话的掌握者则坐享其利。除了成功地掌握神话修辞术之外,神话制造者还充分地利用了陷在偏斜超验里、从而对他者的欲望心存疑虑的人群的恐惧心理。在现代神话的阴影下生活并且完全信仰这种现代神话的人群在某种程度上拒绝与外界对话,他们自认为自由,自认为有一个超验的“权力意志”“主体思想”等统摄着他们,然而实际上,他们是闭关自守在最狭窄的范围里。一旦他们以为自己的偏斜超验将要受到威胁,他们将不惜使用暴力手段保护自己的幻想。这就是外中介摹仿机制与现代神话修辞术共同合作下所带来的暴力事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基拉尔的內中介摹仿机制与外中介摹仿机制都是有可能带来暴力的。

四、翻转摹仿的欲望：巴赫金与基拉尔的“对话”

拉康以其著名的拓扑结构分析主体意志的虚妄和“他者”在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小觑的力量,而“基拉尔发现了拉康的缺陷。拉康沉迷于象征界的重要性,却没有解释其中所浮现的暴力现象。[……]他的系统是完全静止的。这里同样缺少一种能使他对人类之间的竞争(如果他注意到这一点)作出合理解释的共时性维度”(Reineke 81)。基拉尔更进一步,以欲望的动态结构指出了对他者欲望的摹仿所可能引起的暴力事件,又一次深刻地证明了“他者问题”的残酷性,而且这问题在很多时候是无解的。基拉尔以“摹仿的欲望”的理论为武器,向启蒙的自主性幻觉发起攻击,这种行为无疑是富有战斗力量的。他强调了与偏斜超验相对立的垂直超验的重要性,强

调对彼岸世界的虔敬,并以《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尾为例,指出了“偏斜超验”最终变为直接面对神圣的世界的“垂直超验”时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他认为,宗教信仰的缺失造成了如今摹仿的暴力无处不在的困境。但是,“如果恰恰是基督教自身的因素在这一演进中起了作用,那么到底是在哪个地方迈错了步子?又如何可能重新恢复那种秩序呢?怎样回到那个已经失败了的基督教?[……]回到怎样的基督教?这些问题当然不在他的人类学、宗教哲学的考虑范围”(陈明珠,“摹仿的欲望”111)。因此,基拉尔的“解构”颇为独特,其“建构”却暗含些许云雾诡谲的先知意味,其严密的论证最后难免被情绪上的怨恨所淹没。

无疑,基拉尔指出了真相——自我的建构,无论是向内的还是向外的,都永远离不开他者,自称为自我而斗争,实际上多半不过落入了为偏斜超验而挣扎的窠臼。基拉尔对启蒙时代以降的频频出现摹仿的暴力的世界的悲观,并非没有道理。“现代性的根本困境就是源自‘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片面性。这种挣脱了传统规约的、自作主张的、自力更生的主体性原则导致了分裂与异化”(刘擎 7)。为摆脱这种困境,众多思想家各执牛耳,其中有一些正与基拉尔遥相呼应。

“世界充满了已被创造出来的众多的他人形象(这是个他人的世界,我也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其中也有体现在他人形象中的‘我’的形象。在塑造他人形象和塑造自我形象时意识所取的立场。目前这是整个哲学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巴赫金,第四卷 87)。米哈伊尔·巴赫金在讨论“自我意识与自我评价”的笔记中提到了经典的“镜中人”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在《论行为哲学》与《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里找到进一步的阐发。与拉康和基拉尔一样,巴赫金认为,当“我”面向外界时,“不是我用我自己的眼睛从内部看世界,而是我用世界的眼睛、别人的眼睛看自己:我被他人控制着”(86)。“巴赫金展现了一种在‘我为自我’和‘我为他者’两种感性经验之间本质性的对称结构。‘我为自我’并不能产生出一种自我的自主代表;我自己的边界并不能为我自己的知觉和意识所触及(我不能观察到我的头顶,也不能有意识地经历我自己出生和死亡的那一瞬)”(Erdinast-Vulean 3)。巴赫金也认为,他者在方方面面都渗入了自我意识的建构。由此,“我”之所欲亦是“他人”之所欲,反之亦然。

然而,巴赫金并未如基拉尔那般悲观,尽管他一以贯之地指责“万物备于我”的狂妄立场,将其定义为眼中只有自我和供自我观察的客体的“小经验”,但也没有完全取消主体的主动性。换言之,从巴赫金的角度深入挖掘,“他者问题”的盲点可以被点亮,即“通过认识可得到克服。认识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它在一切方面完全独立于这个或那个个人所处的具体而唯一的位置”(巴赫金,第一卷 120)。而这一“认识”具体又是如何达成的?结合基拉尔对“内中介摹仿机制”与“外中介摹仿机制”的区分,可以分为两个层具体论述。

一方面,对于时空位置相互渗透的“内中介摹仿机制”关系,自我首先需要的不是跳出“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论,而是在充分了解我的欲望与他者欲望之间的关系之后的具体把握。如果自我欲望真的是全然的虚妄,“那么我不存在这一点就永远不会成为我的意识的一部分,不存在不可能成为意识存在中的一个因素,对我来说根本没有这个以示存在,换言之,存在此刻不能通过我得以实现”(巴赫金,第一卷 19)。这种完全把自我欲望和意识弃之不顾的做法,固然将高高在上的主体性拉下了神坛,但同时,这种做法也有可能将人置于前现代时期的、相对于神圣权威的依附地位,因为人在发现了自我欲望的虚假和与他人因互相摹仿而不可回避的冲突后,为使得这一乱象尽快得到平复,难免会求助于更高的、能够统摄所有人的权威,而这与当今世界已得到普遍认可的平等、自由等诸价值背道而驰。从巴赫金的角度看,这也是“根本上抛开了作为参与者的自我”(21),从根本上拒绝现代世界主体意识已经得到释放的现状,想用“堵”而非“疏导”的方式应对过分高扬的主体性。

那么,“疏导”又何以实现呢?如何使自我欲望不再与他者欲望陷入无休无止的冲突之中?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要认识到,对自身欲望的认识是一个动态过程,既非以己度人、也非将自我全然交给他者的单向度认知。巴赫金的观点恰好能够揭示内中介摹仿机制的本质。对内中介摹仿机制的理解,由此可以更进一步,即由于作为欲望主体的人的边界的限制,他会根据自己特有的视角来确认欲望介体,“他者”对“我”的建构作用,亦受到作为观者的“我”的影响,“我”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拥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同时,也应

该认识到,“他者”也处在这样的境况下。一般说来,“我”的认知和“他者”的认知并不能完全融合,即便是在极端情况下,即当“我”与“他者”互为欲望介体、构成“双重束缚”时,这种“欲望的错位”仍旧存在。认清这一点,能够较为有效地处理内中介摹仿机制所产生的混乱。

每一个自我相对于他者,都始终拥有“超视”的视角,“我”能看到他人看不到的部分,他人的目光也能越过“我”的局限,看到“我”的背面。“超视”的下一步就是“移情”并“返回自身”,站在他者的角度上对待外界,包括对待自我,“然后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用在他身外的我的这一位置上所得的超视,充实他的视野,赋予它框架,以我的超视、我的超知、我的意志和情感为它创造一个使之最后完成的环境”(巴赫金,第一卷 121)。也就是说,对自我的完整认知,是融合了我与他人的视野的。“巴赫金坚持认为,当你注视我时,这一互动并不会使我感到无助或者可耻地依附于你,也并不会因为使我的价值在这世上‘孑然一身’而让我自身立场的权威性被抛弃。[……]事实上,正是在我身上展现的你的影像使得我免于成为与这世界无关之物,成为一叶浮舟,只被我的内在情绪、那喀索斯式的欲望或是反复无常的机会所控制”(Emerson 148)。这种认知,最终会使得自我与他者达到某种平衡,对自身的欲望和欲望的摹仿形成相对清晰的认识,而不是窝在各自的地下室中与欲望的风车作战而不自知。而清楚地认识到欲望的本质只是第一步,接下来需要的是共情,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在因互相不理解和敌视而产生的暴力出现之前,“我”与“他者”的视野需要融合,而这一步是需要人为推动的,需要积极的行动,而不是在认识过后缩入悲观之中。理解总是和解的先声,承认自己视野的局限性的同时,尽力通过共情和对话去扩充它。这一方式在对待外中介摹仿机制所引起的暴力这一方面,同样有效。

在外中介摹仿机制所构成的现代神话中,每一种形式的神话都拥有各自不可复制的时空位置,因而也拥有各自的“视觉盲点”。以赛亚·伯林也已指出,终极价值之间往往蕴含着一种悲剧性的冲突,它们通常不能够拥有一个统一的体系来维持和谐,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这一判断同样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外中介摹仿机制的领域,因为总体性坍塌之后的世界现实,就拥有比以往更

为多元的价值现状。德沃金曾经对伯林所指出的这种价值之间的不可统一性提出质疑,并尝试开辟出一条普遍正当性的道路,这一做法无疑令人敬佩(里拉 55—68)。但是,“多元价值共存的现代性困境,或者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除魅’(disenchantment)之后所造成的‘诸神之争’,意味着一种永远的紧张,一种道德与政治意义上的不断冲突与和解的反复实践。这要求我们弃绝一劳永逸的基础主义解决方案”(刘擎 125)。神圣天国降落到地上之后,人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法再被统一起来,况且还有长久以来被主流价值观摒弃在外的第三世界。各种现代神话并存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难以复返。无论是建立一种神学性质的“统一论”,还是以世俗强权迫使他者臣服,都难以自证其正当性。然而,“如果将道德与政治生活看作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也许可以在范式转换中获得一种不同的视野”(刘擎 126)。巴赫金承接的即是在伦理层面上实现价值和解的尝试,他在另一方面发展了伯林的理论。将一种价值、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神话看作是一种声音,将另一种神话看作是另一种声音,价值多元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或许,从一种价值“移情”到另一种价值,并积极返回自身反思并成长,方能使这些现代神话之间的冲突有些微的减缓。不失去自己的立场,也同情地外位于其他立场,这与伯林的思想也有共通之处。这种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对话,不仅能让人免于闭关自守,也能免于被蛊惑,因为“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头脑里的,它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的对话交际过程中诞生的”(巴赫金,第五卷 144)。简言之,“外中介”的摹仿机制所带来的问题,仍旧是有关如何对待“他者”的问题。

无论是内中介摹仿机制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共情,还是外中介摹仿机制层面上神话(意识形态)领域中各自的对话,都向往着一种在实践层面上消弭敌对状态的可能性。巴赫金的尝试在这里将二者共同的内在价值凸显了出来,他与基拉尔的“隔空对话”,也就拥有丰富的意义。也许,巴赫金建立在“自我与他者关系”之上的伦理学努力是一种对理想的交往状态的期许,人类社会从来就不能被比附为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伊甸园,欲望与摹仿行为之下所造成的复杂状况比比皆是。但是任由自身被悲观所裹挟,则会“认识到了历

史的事实,却失掉了涵义”(巴赫金,第一卷 19),批判总需要与建构相伴相随。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米哈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Bakhtin, Mikhail.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Vol. 1. Trans. Xiao He, et al.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8.]
- :《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Vol. 4. Trans. Bai Chunren, et al.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8.]
-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Vol. 5. Trans. Bai Chunren and Gu Yali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8.]
- 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Barthes, Roland. *Mythologies/Criticism and Truth*. Trans. Tu Youxia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
- [Berlin, Isaiah.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Trans. Lü Lia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8.]
- 陈明珠:“摹仿的迷误:现代性的浪漫化”,《浙江学刊》6(2005):121—27。
- [Chen, Mingzhu. “The Puzzlement of Mimesis: The Romanticized Modernity.”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6(2005): 121—27.]
- :“摹仿、欲望与摹仿的欲望——勒内·基拉尔的哲学人类学”,《浙江学刊》4(2003):104—12。
- [---. “Mimesis, Desire and Mimetic Desire: T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René Girard.”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4(2003): 104—12.]
-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的丈夫”,《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6卷:中短篇小说集》,刘逢祺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
- [Dostoevsky, Fyodor. “The Eternal Husband.” *Complete Works of Fyodor Dostoevsky*. Vol. 6. Novellas and Short Stories. Trans. Liu Fengqi, et al.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10.]
- Emerson, Cary. “Isaiah Berlin and Mikhail Bakhtin: Relativistic Affiliations.” *Symploke* 7. 1/2 Affiliation

- (1999): 139-64.
- Erdinast-Vulean, Daphna. "The I That Tells Itself: A Bakhtinian Perspective on Narrative Identity." *Narrative* 16.1 (2008): 1-15.
- 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Girard, René.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Self and Other in Literary Structure*. Trans. Luo Pe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双重束缚:文学、摹仿及人类学文集》,刘舒、陈明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
- [---. "To Double Business Bound." *Essays on Literature, Mimesis, and Anthropology*. Trans. Liu Shu and Chen Mingzhu. Beijing: Hua Xia Press, 2006.]
- :《替罪羊》,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
- [---. *The Scapegoat*. Trans. Feng Shouong.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2.]
-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 [Habermas, Jürge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Cao Weido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 Lacan, Jacques. "Aggressiveness in Psychoanalysis." *Écrits*.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82-101.
- 马克·里拉等:《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刘擎、殷莹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
- [Lilla, Mark, et al.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Trans. Liu Qing and Yin Ying.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09.]
-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 [Liu, Qing. *The Undetermined Moment*.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06.]
- Palaver, Wolfgang. "'Creative Renunciation': The Spiritual Heart of Rene Girard's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Religion & Literature* 43.3 (Autumn 2011): 143-50.
- Reineke, Martha J.. "Transforming Space: Creativity, Destruction, and Mimesis in Winnicott and Girard." *Contagion: Journal of Violence, Mimesis, and Culture* 14(2007): 79-95.
- Tager, Michael. "Myth and Politics in the Works of Sorel and Barth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7.4 (1986): 625-39.

(责任编辑:王嘉军)

(上接第31页)

-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Shen, Yue. *The Book of S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束景南:“关于文质说的一则史料的考辨”,《文献》4(1996): 52-57。
- [Shu, Jingnan. "A Critical Study on Wen Zhi Theory." *The Documentation* 4(1996): 52-57.]
-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Tang, Yongtong. *Collected Essays on Metaphysic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 [Wang, Bi. *The Annotation of Laozi*. Ed. Lou Yuli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 :《周易注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 [---. *The Anno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 Ed. Lou Yuli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 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罗仲鼎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
- [Wang, Shizhen. *Critical Annotations of Goblet Words from the Garden of Literature*. Ed. Luo Zhongding. Jinan: Qilu Press, 1992.]
-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 [Wang, Xianshen.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Han Fei Zi*. Annotated by Zhong Zh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 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Xiao, Tong, ed. *Literary Selections*. Ed. Li Sha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6.]
- 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Xu, Shen. *Notes to Explanations of Characters Simple and Complex*. Ed. Duan Yuca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1.]
-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Yang, Bojun. *The Analects with Translation and Not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 周勋初:“司马相如赋论质疑”,《文史哲》5(1990): 20-25。
- [Zhou, Xunchu. "Questioning the Theory of Sima Xiangru." *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 5 (1990): 20-25.]

(责任编辑:查正贤)